

出三藏記集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史傳類

98

呂有祥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98

呂有祥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佛光經典叢書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 出三藏記集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出三藏記集／呂有祥釋譯。--初版。--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1996 [民85]

面；公分。-- (佛光經典叢書；1198)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98)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543-456-4(精裝)。--

ISBN 978-957-543-457-1(平裝)

1. 藏經

221.02

850007743

如有著作
缺誤或
裝訂錯
誤，請勿
翻印，
歡迎流傳
，請寄回更
換

定 初登法印
 記律顧刷
 價 版證問者

流劃網電地
通發戶處名址話址

發出釋總總
行版譯編監
人者者輯修

二二一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省業字第862號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高雄市左營區忠志路一號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一七號
滴水書坊
佛光山文教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新北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文教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七)六五六一九二一六一〇一
(○七)六五六四〇三八九
(○七)一九三三七四八
(○七)一九八四九五三
(○三九)三三〇三三三一〇九
(○七)一七一八六四九
(○七)五五六三五九三一一〇六
(○七)六五六三五四六
fgeceagcp.fgs.org.tw
一八八八九四四八

電子信箱 真

總序

自讀首楞嚴，從此不嗜人間糟糠味；

認識華嚴經，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

誠然，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苦海之寶筏，爲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頂戴感恩的心情！可惜佛教經典因爲卷帙浩瀚，古文艱澀，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望而生畏之憾，因此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以使法雨均霑，普利十方。

一九九一年，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是年，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白話佛經編纂會議」，將該套叢書訂名爲《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後來幾經集思廣義，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

一、啓發思想：全套《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共計百餘冊，依大乘、小乘、禪、淨、密等性質編號排序，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

二、通順易懂：每冊書均設有譯文、原典、注釋等單元，其中文句鋪排力求流暢通順，遣辭用字力求深入淺出，期使讀者能一目瞭然，契入妙諦。

三、精簡義眩：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誤謬。

四、雅俗共賞：《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是白話佛典，但應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以達到雅俗共賞、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

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諸方賢聖齊來慶祝，歷經五載、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也於此時隆重推出，可謂意義非凡，論其成就，

則有四點可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有鑑於此，《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突破窠臼，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作有系統的整理，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

二、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南京兩大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

三、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藉此銜接兩岸佛學，使有互動的因緣。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啟發之作用，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

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啟發性、教育性、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有別於坊間一般「照本翻譯」的白話佛

典，使讀者能充份享受「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付梓在即，吾欣然爲之作序，並藉此感謝慈惠、依空等人百忙之中，指導編修；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以及王志遠、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組」人員的匯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功竟圓成！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全力以赴的鉅作，但經義深邈，實難備盡；法海浩瀚，亦恐有遺珠之憾；加以時代之動亂，文化之激盪，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或有差距之處。凡此失漏必然甚多，星雲謹以愚誠，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是所至禱。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

編序

敲門處處有人應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佛光山繼《佛光大藏經》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以將傳統《大藏經》菁華化、白話化、現代化為宗旨，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以通俗親切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

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蓬勃創辦，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擘劃到廣州會議落實，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

這是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取其菁華，捨其艱澀，希望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我們祈望《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具有四種功用：

一、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無從賑濟現化人的枯槁心靈。《寶藏》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既不失《大藏經》的法味，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以捨棄龐雜的枝節。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其間難免有所缺失，謹請十方仁者鑒諒。

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現代人離古愈遠，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往往視《大藏經》為艱澀難懂之天書，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亦只能望洋興歎，欲渡無舟。《寶藏》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兩全為難。

三、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深入，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不易尋覓捷徑。《寶藏》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然而大陸佛教經「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數十年，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寶藏》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不易滌除積習，若有未盡中肯之辭，則是編者無奈之咎，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

四、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歸依，也是世界衆生的心靈寶藏，可惜經文古奧，缺乏現代化傳播，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如何普濟僧俗兩衆？我們希望《寶藏》是百粒芥子，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使讀者由淺入深，略窺三昧法要。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

在《寶藏》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一是將文革浩劫斷

滅將盡的中國佛教命脈喚醒復甦，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中、青三代佛教學者之生活生機。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印證在《寶藏》五年艱苦歲月和近百位學者身上，是《寶藏》的一個殊勝意義。

謹呈獻這百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爲 師父上人七十祝壽，亦爲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至誠感謝三寶加被，龍天護持，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惟願《寶藏》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普濟世界人民衆生！

目錄

●題解

●經典

1 出三藏記集序	釋僧祐撰	一
2 四十一章經序	未詳作者	二
3 安般守意經序	康僧會	三四
4 安般注序	釋道安	三七
5 安般守意經序	謝敷	四七
6 隱持入經序	釋道安	五
7 人本欲生經序	釋道安	六五
		七八

8道行經序	釋道安	八〇
9合放光光讚略解序	釋道安	九一
10首楞嚴三昧經注序	未詳作者	一〇六
11法句經序	未詳作者	一〇八
12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	釋道安	一一四
13大品經序	長安釋僧叡	二三三
14大小品對比要抄序	支道林	二三五
15法華宗要序	釋慧觀	一五一
16法華經後序	釋僧叡	一六一
17維摩詰經序	釋僧肇	一六六
18毘摩羅詰提經義疏序	釋僧叡	一七五
19大涅槃經序	涼州釋道朗	一八三
20長阿含經序	釋僧肇	一九五
21關中出禪經序	釋僧叡	一〇一

● 參考書目	一〇八
● 附錄	一一七
● 解說	一三三
● 源流	一三四
● 賢愚經記	釋僧祐新撰	一五〇
22 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	釋慧遠	一五四
23 賢愚經記	釋僧祐新撰	一五〇
24 無量義經序	荊州隱士劉虬	一五〇
25 大智釋論序	釋僧叡	一五〇
26 中論序第一	釋僧叡	一五〇
27 中論序第二	釋曇影	一五〇
28 百論序	釋僧肇	一五〇
29 十二門論序	釋僧叡	一六〇
30 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未詳作者	一六五
31 比丘大戒序	釋道安	一七一
		一七九
		一九一
		二〇七
		二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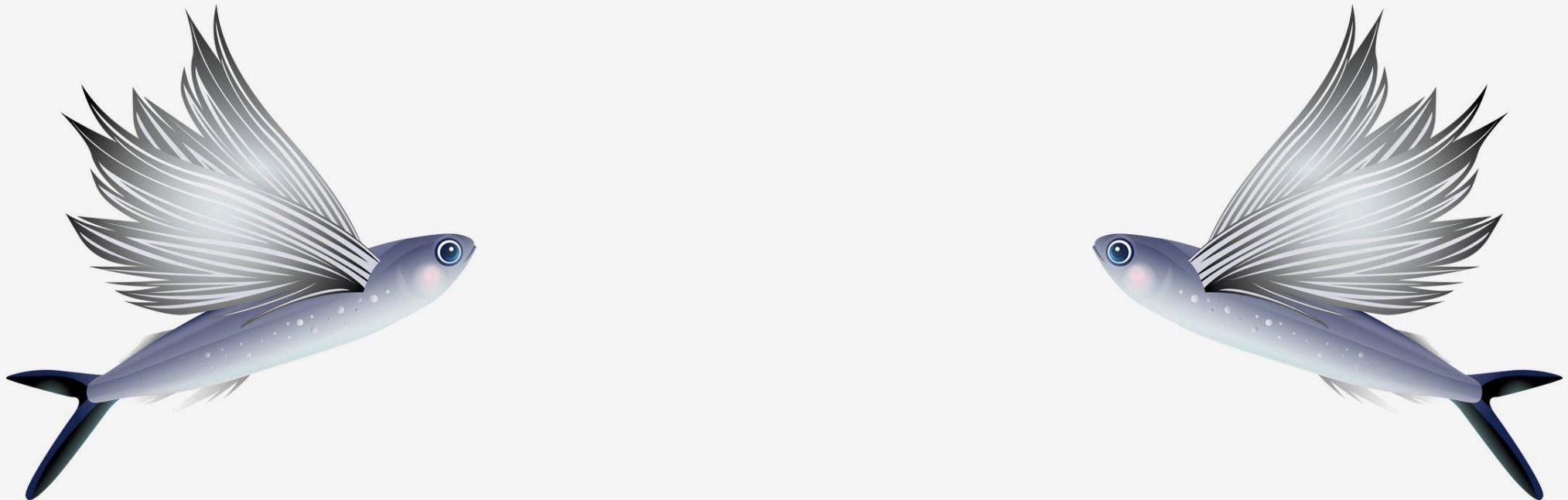


《出三藏記集》又名《出三藏記》，是中國齊梁時代著名佛教律學大師、佛教史家僧祐（公元四四五——五一八年）的主要著述之一。「出」即譯傳出；「三藏」即佛教經、律、論三類典籍；「記集」即記錄編集之意。概而言之，《出三藏記集》是僧祐對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漢地翻譯、編撰、流傳的各種佛教經籍的記錄整理，包括集錄佛典的名目部卷，審核譯時、譯地、撰人，考校譯本的繁略同異、敍列闕失、甄別真偽等。

其文體與《漢書·藝文志》相似，屬於佛教經錄類，因此書為僧祐所撰制，故後世經錄家又簡稱之為《祐錄》。此書是現存最古，內容十分廣泛豐富的一部綜合性「經錄」，在中國佛教學術史、目錄文獻學、思想文化史方面產生過深廣的影響，占有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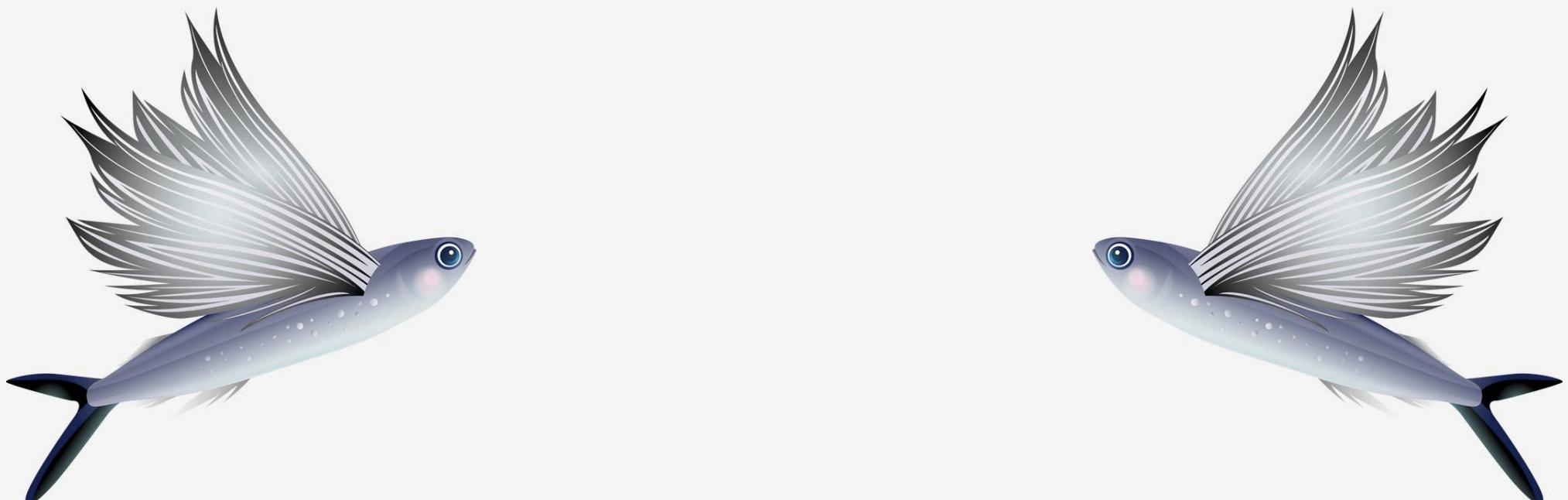
以下分別就出書作者的生平事略、本書的內容結構、本書的地位與價值，以及本書的版本作一概述。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僧祐的生平事略

據慧皎《高僧傳》卷十三〈僧祐傳〉記載，僧祐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今江蘇徐州邳縣），父世移居建業（江蘇南京）。僧祐幼年時隨父母入南京建初寺禮拜，對佛教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踴躍樂道，不肯回家」，父母惜愛他的志趣，允許他留在寺內，奉僧範和尚爲師。十四歲時，家人悄悄爲他籌辦婚事，他得知後，爲避婚事，投奔到定林寺（位於南京鍾山脚下）法達法師門下。法達乃曇摩密多（罽賓僧人，來中國後名法秀，遍遊中國）的弟子，戒德精嚴，爲法棟樑，僧祐竭誠奉師學習，「執操堅明」，二十歲受了具足戒。受具足戒後，又從「精研律部、博涉經論」的法穎律師受業，研習當時在中國流傳最廣的薩婆多部（小乘說一切有部）的《十誦律》。僧祐對律學十分用功，「竭思鑽求，無懈昏曉」，經二十餘載的不懈努力，終於「大精律部，有邁先哲」，成爲當時的律學名師。在此後數十年中，僧祐的主要佛事活動是：一、弘揚律學、傳授戒法。僧祐晚年自述云：「少受律學、刻意毘尼（即戒律），旦夕諷持四十餘載，春秋講說七十餘遍。」（《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僧祐法集總

序」）由此可見僧祐研習、弘揚律學之勤勉。由於僧祐對律學的精深造詣，因而得到齊梁兩朝帝王的高度賞識和社會僧俗的廣泛崇敬。齊竟陵王蕭子良篤信佛教，多次請僧祐開講律學，聽眾常達七、八百人。

齊永明中（公元四八三——四九三年）奉齊武帝蕭赜之敕，「入吳試簡五衆」，即前往蘇州、紹興地區，對該地區的比丘（男僧）、比丘尼（女僧）、式叉摩那（學戒女）、沙彌（七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受十戒的男僧，中國俗稱小沙彌）、沙彌尼（七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受十戒的沙彌尼）進行考試簡別，看他們是否合格，同時「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梁武帝蕭衍對僧祐更是「深相禮遇」，凡難以斷決的重大僧事，皆敕僧祐審決，僧祐晚年患有腳疾，梁武帝特許他「乘輿入內殿，爲六宮受戒。」

二、勤奮著述、編撰《法集》。僧祐在講習律學、傳授戒法之餘，矻矻於「校閱群經」、「訂正經譯」，廣搜佛教文論，編撰成《法集》（意爲佛法文集），即慧皎在《高僧傳》中所說的《經藏》。僧祐在《法集》總目錄序中說：「竊有堅誓，志是大乘，頂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遠，泉清松密，以講席間時，僧事餘日，廣

訊衆典，披覽爲業，或專日遺餐，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竟晷，……仰稟群經，傍採記傳，事以類合，義以例分，……總其所集，凡有八部。」

這八部著述是：《出三藏記集》十卷（明南藏本作十五卷，北藏本作十七卷）、《釋迦譜》十卷、《世界記》五卷、《薩婆多部相承傳》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卷、《十誦義記》十卷、《法集雜記傳銘》十卷。

這八部著述，現只存《出三藏記集》、《釋迦譜》及《弘明集》三部，其他五部均佚，但其序言和目錄保存在《出三藏記集》裏，從中可大致了解編撰的內容。

《出三藏記集》的基本內容，後面詳述。

《釋迦譜》是從《阿含經》、《普曜經》、《本起經》、《曇無德律》、《泥洹經》、《賢愚經》、《未曾有經》等二十多種佛經中抄集釋迦牟尼佛的傳記，是中國第一部關於釋迦牟尼佛的傳記集，旨在顯示釋迦牟尼佛的大覺大悟及對衆生的感應。

《世界記》是從《長阿含經》、《華嚴經》等經典中集錄佛教關於「世界」的論述，其中包括「三界」、「六道」的相狀、成因、生滅等描述。

《薩婆多部相承傳》，記錄薩婆多部師資傳授系列，據其新舊九十餘人。

《法苑集》又稱《法苑雜緣原始集》，從諸經中集出關於佛、法、僧三寶和造像、建塔等佛事記述，以及漢土奉佛受戒、止惡興善等事跡，「記錄舊事，以彰勝緣，條例叢雜，故謂之《法苑》。」

《弘明集》以維護佛教正法的目的出發，搜集東漢至南朝論辯的文章百餘篇，用以弘揚佛道，批駁疑佛之論，「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

《十誦義記》，是對法穎律師講解《十誦律》的分類整理。

《法集雜記傳銘》，是「山寺碑銘、僧衆行記」的匯集，因條例無附，故單獨編爲一部。

三、監造佛像、莊嚴精美。僧祐不僅對佛教律學有很高的成就，對佛教典籍的整理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而且對佛教藝術也有很深的造詣。在《法苑集》中，僧祐搜集了許多有關佛教音樂、歌頌、梵舞、造像等方面的記載和文獻，表現出他對佛教藝術的深厚興趣和修養。特別是在造像藝術方面，僧祐表現出卓越的才能。《高僧傳·僧祐傳》記載：「祐爲性巧思，能自準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及剡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準畫儀則。」

光宅寺無量金像係梁天監八年（公元五〇九年）五月三日奉敕於小莊嚴寺營鑄，同年九月二十六日移於光宅寺。此佛像用銅四萬餘斤，佛像身高九丈，史稱「葱河以左，金像之最」，為東方佛像第一（見《高僧傳》卷十四〈法悅傳〉）。攝山（即棲霞山）大佛，是豫章王、竟陵王等發心出資，僧祐設計改造的，殿中無量壽佛為坐式，坐身高約十米，佛座高約二米，左右兩側分立觀世音與大勢至菩薩像，各高約十米。

剡縣（今浙江嵊縣）石佛，原是僧護於齊建武中（公元四九四——四九八年）招結道俗雕鑿，但數年「僅成面樸」，而染疾身亡，後有僧淑繼續雕鑿，亦未成。於是建安王「敕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像以天監十二年（公元五一三年）春就功，至十五年（公元五一六年）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石佛鑿成後，「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花，萬里來集。」（見《高僧傳》卷十四〈僧護傳〉）

由於僧祐在律學、著述、佛教藝術方面的精深造詣和傑出成就，使其在朝野享有崇高聲望，門庭極盛，有僧俗弟子一萬一千餘人。開善寺的智藏、法音寺的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臨川王蕭宏、南平王蕭偉、尚書令袁昂，及公主貴嬪等「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著名佛僧明徹、寶唱，傑出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皆從

僧祐受學。

梁天監十七年，僧祐卒於建初寺，春秋七十四，葬於鍾山定林寺舊墓，弟子正度立碑頌德，劉勰撰文。

出三藏記集的內容結構

《出三藏記集》十五卷，記錄編集了佛教三藏在印度的緣起，以及東土傳譯的三藏名錄、三藏前序後記，和譯傳三藏的高僧傳記。因此此書的內容由四大部分構成，「一撰緣起、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出三藏記集·序》）

第一部分，撰「緣起」（第一卷），共五篇：集三藏緣記第一、十誦律五百羅漢出三藏記第二、菩薩處胎經出八藏記第三、胡漢譯經文字音義同異記第四、前後出經異記第五。前三篇是引《大智度論》、《十誦律》及《菩薩處胎經》中關於迦葉、阿難會誦三藏的傳說和「八藏」的名稱，以此敘述佛教經典結集的緣起及經過。「八藏」的名稱是：「胎化藏第一、中陰藏第二、摩訶衍方等藏第三、戒律藏第四、十住菩薩藏第五、雜藏第六、金剛藏第七、佛藏第八。」

第四篇論述在佛經翻譯中的梵（或胡）文與漢文音義的同異問題，舉出安世高、嚴佛調、竺叔蘭、竺法護、鳩摩羅什、僧融、僧肇、曇無讖、佛陀跋陀羅等譯師的翻譯風格與貢獻，主張翻譯應做到文質相宜，因為「文過則傷艷，質甚則患野，野艷爲弊，同失經體。」

第五篇列出二十多種重要名相新舊翻譯（以鳩摩羅什翻譯的前後區分）的不同，如舊譯「衆祐」，新譯爲「世尊」；舊譯「扶薩」，新譯爲「菩薩」；舊譯「光世音」，新譯爲「觀世音」；舊譯「背捨」，新譯爲「解脫」；舊譯「直行」，新譯爲「正道」等等。

第二部分，銜「名錄」（第二卷至第五卷），是在道安《綜理衆經目錄》（僧祐稱之爲「安錄」或「舊錄」）的基礎上，搜羅後漢至齊梁四百餘年間譯出和抄撰的一切佛教典籍的目錄，加以分類編集，並附以簡要的說明，指出佛教典籍譯撰的年代、地點、譯撰人、異譯名稱、存闕等。「名錄」列爲十四部，因對道安的「舊錄」有所考訂擴充，故每部都冠以「新集」，又稱「新錄」。

(一)新集撰出經律論錄。按譯人年代編次，審訂漢至梁經律論四五〇部、一八六七

卷，譯者八十一人。其中，先採錄考訂《安錄》著錄的後漢安世高至西晉法立，凡十七家、二五七部、五〇四卷；僧祐新集一九三部、一三〇三卷。

(2) 新集條解異出經錄。「異出經」指同一種梵文本佛經，而有多種漢譯本。由於譯者的才趣各殊，所以各種譯本有文質、詳略的差別。共集錄異譯經四十三種，異譯者一十八人。

(3) 新集安公古異經錄。僧祐收錄、考訂《安錄》中的古異經錄九十二部、九十二卷，注明異錄或存闕。「古異經」，是古代（道安以前）所譯撰典籍的遺文，大都屬於摘譯的單篇或抄集的語要，無譯撰者名字。

(4) 新集安公失譯經錄。「失譯經」，指有經名而無譯者名字的經籍，《安錄》原列有一三一種，經名簡略，且未列卷數。僧祐加以整理，標明卷數、存闕，並從「安錄」注經末移來十一種，合為一四二部、一四七卷。

(5) 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錄。涼土所傳，有經名卷數，而無譯撰人名字的經籍，共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僧祐為之注明異名或存闕。

(6) 新集安公關中異經錄。關中所傳，有經名卷數而無譯撰人名的，共二十四部、

二十四卷。

(七)新集律分爲五部記錄。引述《毘婆沙》中關於阿育王時，律分出五部的記載。

(八)新集律分爲十八部記錄。記述關於佛滅度後二百年至四百年間，薩婆多部所傳律漸次分爲十八部的傳說。

(九)新集律來漢地四部序錄。集錄傳到漢地的四種律部、卷數，及序文。四種律部爲：薩婆多部十誦律，六十一卷；曇無德部四分律，四十卷，或分四十五卷；婆粗富羅律，四十卷；彌沙塞律，三十四卷。四部律合計一八〇卷。最後列出未能傳到中土的「迦葉維律，未知卷數。」

(十)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僧祐續集的失譯經大部分屬於抄經，抄經人自題名目，故稱爲雜經。失譯雜經包括有經文而無譯人者八四六部、八九五卷；有經名而未見經文者，四六〇部、六七五卷。總計一三〇六部、一五七〇卷。

(十一)新集抄經錄。僧祐說「抄經」就是撮舉佛經的義要。他認爲「抄經」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像安世高、支謙所作的抄經，是由於佛經的篇幅太大，難以全譯，故進行抄譯，但沒有割裂原經；一種是後來有些人「肆意抄撮」，背離了原經。新集抄經共

四十六部、三五二卷。

(三)新集安公疑經錄。收錄《安錄》中被認為是偽托的經典二十六部、三十卷。

(四)新集疑經偽撰雜錄。共集疑經偽撰四十六部、五十六卷。僧祐所謂的「偽撰」，指貌似原經，實為抄經者。

(四)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其中新集道安注經凡二十七卷，新集雜經二十四種。以上十四錄中，有七錄是對《安錄》的審訂補充，有七錄是僧祐的另行編撰。據《歷代三寶記》卷十五總計，僧祐的「名錄」共收集經目二一六二部、四三二八卷。為人們提供了後漢至齊梁時代譯經、抄經、偽托、異譯、失譯與各類佛教典籍的目錄，藉此可以了解漢——梁佛教傳譯史的概貌。

「名錄」部分最後附《小乘迷學法度造異儀記》和《長安叡法師喻疑》二篇。《異儀記》記述法度別創律儀的大致內容及影響。僧叡法師所撰《喻疑》，強調對「般若」、「泥洹」的真義不可懷疑。

第三部分，總「經序」（第六卷至第十二卷），凡七卷。收錄序言和後記一二一
篇。可分為兩類：前六卷為「經序」，是收錄一些經、律、論的前序和後記，自《四

十二章經序〉至〈千佛名號序〉，共一一〇篇。後一卷爲「目錄、序」，收入十種佛教文集目錄和十一篇序，分別是：陸澄〈法論〉目錄和序，竟陵王〈法集〉目錄和序，巴陵王〈雜集〉目錄和序，僧祐〈法集總目錄序〉以及〈法集〉中除〈出三藏記集〉之外的其他七種著述的目錄和序言。

第四部分，述「列傳」（第十三卷至第十五卷），凡三卷。記述歷代翻譯家義解師的生平事略，自安世高至法勇法師，共收入三十二人的傳記。

出三藏記集的地位與價值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土以後，不久便在中國大地上迅速傳播發展，譯經和撰述不斷增加，按〈開元釋教錄〉所計，漢代譯撰經籍二九二部、三九五卷；三國譯撰經籍二〇一部、四三五卷；兩晉譯撰經籍三三三部、五九〇卷；南北朝譯撰經籍六六八部、一四三九卷。

但是，由於印中兩地的語音文法不同、習俗典制不同；由於佛經傳來的時間不同、版本不同；由於譯者的風格、愛好和水平不同等等多種主客觀原因，從而使漢譯佛經

有繁簡之異、文質之差、新舊之別，有選擇、有全譯、有重譯、有異譯，有的闕載譯傳的年代、地點和人名，有的貌似原經，實為中國人的撰述。這種情況顯然不利於佛教的傳播發展，也不符合中國學人向來注重歷史感、考鏡學術源流的文化傳統。因此在魏晉時期便有記錄整理佛典名目部卷的《經錄》出現，魏晉以降歷代有佛教經錄的編撰，而且規模越來越大。

《經錄》的編撰，為人們詳細了解、搜尋、鑒別、研習佛教經典和考辨佛教譯傳源流提供了依據，它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佛教傳播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促進佛教文化進一步傳播和發展所必需。由於《經錄》的編撰，才為後來佛教大藏經的編修提供了依據，我國第一部木刻版大藏《開寶藏》就是根據《開元釋教錄》雕印而成的。

張曼濤在《佛教目錄學述要·編輯旨趣》中指出：「中國佛教第一個偉大的創舉，不是研經學教，唱宗立派，或造寺造像，而是懂得自東漢以來，記錄譯人所譯述之經目，整理散失之譯著，使後人得以循目收集，編成大藏」，佛教經錄「為中國佛教帶來了立根於世的基礎。」這種評價是符合實際的。上述這些，可以說是佛教《經

錄》在中國佛教學術史和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一般地位和價值。

此外，《出三藏記集》還有其自身特有的價值。

其一，由於僧祐以前的各種經錄在隋唐時均已「未見其本」，因而《出三藏記集》就成為現存最早而又最完整的經錄了，因此凡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學術者，無不以此為第一手資料。換言之，《出三藏記集》對於治漢——梁佛教學術乃至治整個中國佛教學術者，是不可或缺的。我們看到，現有的大部頭中國佛教史，沒有哪一部不是大量引述《出三藏記集》中的內容資料的。

其二，由於《出三藏記集》集錄三藏緣起、名錄、序文、列傳於一書，因而保存了十分豐富的史料，具有多種利用價值，對後世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名錄」部分對漢——梁譯撰的一切經論（由於當時南北阻隔，北朝譯經收錄不全）進行分類，甄別其同異和真偽，判明譯撰人名和時代地點，人們藉此而清楚地了解漢——梁佛教經籍的狀況。「名錄」的分類方法，直接影響到隋唐時代的佛教經錄家。

「經序」部分是了解漢——梁時代經論譯傳的背景、經過、時間、地點、譯傳者

的重要依據，也是了解經論思想內容的重要文獻。可以說，每篇經序實際上就是一篇內容提要，是一篇精闢的佛學論文，它既反映了古代學者們對佛經的理解，也是我們今天領會佛教經典的重要參考資料。「經序」是《出三藏記集》中最具思想特色的部分，其珍貴價值已為近世學者所稱道。

「列傳」部分是現存最早的僧傳。它繼承中國史書「列傳」的傳統，在佛家《經錄》中首開「列傳」，其史料多被寶唱的《名僧傳》、慧皎的《高僧傳》所採納。

本書的節選及版本

本書譯注的內容，主要選自「經序」部分，首先是因為「經序」是《出三藏記集》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其次是因為「名錄」雖是此書的主體，但無需翻譯，「列傳」因有慧皎的《高僧傳》在，故不必選譯。由於本書的篇幅所限，對「經序」亦不能全部譯注，只選譯其中影響較大的重要經論的序文（所選序文，除個別是節選外，其餘都是全文選譯）。為了便於讀者對《出三藏記集》有一個全面的了解，特編制《出三藏記集》總目錄附於書後。

《出三藏記集》在宋、元、明經藏中均著錄，惟清藏闕載。日《正大藏經》收錄此書於第二十七冊，《大正藏經》收錄於第五十五冊。支那內學院刻有《經序》（六至十二卷）單行本。本譯注採用《大正藏》本，並根據《大正藏》的「校記」，參照日本學者中嶋隆藏的《出三藏記集序卷索引》加以校勘。校勘的文字放在（ ）內，其中包括校正和校增兩種情況，例如：

第六十八頁「名愛不能呈其足」→「名（巨）愛不能呈其足」。

第一一九頁「若夫以《詩》爲煩重，以《尚》爲質樸。」→「若夫以《詩》爲煩重，以《尚》（書）爲質樸。」



1出三藏記集序

釋僧祐撰

譯文

佛教的真理是玄妙深邃的，萬事萬物的本性是空虛寂靜的，但是爲了揭示事物的真實本性，以開導世俗的人們，沒有言教便不能達到目的。因此維摩居士以沉默的方式回答什麼是不二法門的提問，使人們領會一切皆空的真理；佛以一種聲音宣說佛法，適應了衆生不同的根器。

自從釋迦牟尼佛成道後，在世間宣說佛法以來，最初在鹿野苑說法，最後在金河宣講終極教義。以契合人們根機和萬物之理的經文，誘導啓發初學佛法的人，宣說大乘經典，用以激勵人們發大悲大願的善心。佛教的經論大致分爲十二大部類，佛教教義總要有八萬種之多。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其弟子五百羅漢，依照他的真實教導結集經藏。起初結集的經藏是四部《阿含經》，其後結集的是五部戒律。於是有了佛教寶藏存留於世，衆生有了修行佛道的依據。然而佛教的道理是由人來弘揚的，佛法要依

賴一定的條件時機才能顯達。如果有了佛教的道理而沒有人來弘揚，那麼雖有佛教經文的存在而不能領悟；如果有了佛法而沒有一定的因緣條件，那麼雖然佛法與人們並世而存，而人們無所聞知。聞知佛法要依賴時機的到來，領悟佛教的道理要借助條件的出現。條件出現就能感悟佛教的道理，時機到來就可以佛教教化衆生。

早在周代大覺大悟者（佛）就已出現，但其佛法的流通卻與中國遙相阻隔；漢代是佛法的像法時代，而佛教經典方開始流傳，這就是佛法等待一定條件形成，方能顯達的證據。到了漢代末期，由於安世高對佛經的傳譯，人們才逐漸明白什麼是佛教。

曹魏初年，由於康僧會對佛經的注述，佛教便逐漸傳播開來，這就是佛教的道理需要靠人來弘揚的明證。自從晉朝中興以來，佛教經律論三藏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外國的高僧學士接踵而來，群集中原。中原的聰慧之士，出類拔萃，人才輩出。僧伽提婆、鳩摩羅什譯出佛法大綱，道安、慧遠闡述佛教的奧妙要義。在北方，僧人學士雲集於渭河之濱（長安）的逍遙園；在南方，僧人學士聚會於廬山的般若講台。佛法得到人們的弘揚，此時達到隆盛。

佛教經典本是自西域傳來，運化流傳到東土，攜帶輾轉萬里，由胡文翻譯為漢文。

各國的語音不同，文字也就有差異，佛經前後重複傳來，其標題篇名也就有新舊不同譯法。而後來的學者卻很少加以研究核定，於是相互傳抄而不知道佛經譯出的年代，諷誦講說佛經的比比皆是，而不知誰是傳法的人，師徒授受的傳承關係也缺乏記載。

一時之間聖賢聚集，尙從五方面證實經文，何況千百年中輾轉翻譯，怎麼可以對傳譯之人和時代都無所知呢？從前道安法師以他廣博的學識和深入的研究，編撰了佛教經典目錄，訂正所見所聞，使佛經的譯傳人物和年代清清楚楚。然而自道安以後，佛教經典又陸續傳譯，都是大乘經典寶藏，人們競相講習，但年代、人名卻沒有系統考訂。隨著歲月的流逝，年代轉遠，佛經產生的原本的情況就將被淹沒，後來的學者就會產生疑惑，又怎能分辨得清楚呢？

我（僧祐）學識平庸疏淺，有幸涉入佛教法門，敬仰佛教深奧的學說和風格，誓願弘揚佛法。每當早晚諷誦、秋夏講說佛經時，我的心總是飛到了菴園，似乎自己已經來到了靈鷲山。於是綜合考覈，殫思竭慮，隨順著波浪去探尋本源，編集所見所聞，名之爲《出三藏記集》。

第一撰述佛教經律論三藏，在印度形成的經過，第二核定佛經的名稱目錄，第三

匯集佛經的序文，第四記述名僧大師的生平事跡。撰述三藏形成的經過，則三藏產生的原始情況就能明白了。核定佛經的名稱目錄，則佛經譯傳的年代就不會被淹滅了。匯總佛經的序文，則歷史上的譯傳盛舉就有了證據。記述名僧大師的生平事跡，其人的風範就可以明白顯現了。並且在辨析佛教典籍的同時，對照佛經以外的書籍，參考前人的記載，驗證於過去的傳聞。如果人物、時代有確實的證據，就標示出來作為後人的依準。如果傳聞不詳，則存闕不錄。手持經籍，凝視筆端，志在留給後人可信的史料。三番兩次地思慮，取材於真實記錄，有真憑實據的就標示出來，無真憑實據的傳聞也就會自然暴露。期望不使污水混雜於純淨的乳汁裏，燕山之石不與楚地美玉相混淆。這僅僅是我的一孔之見，既不廣博也不精練，實感慚愧，若有不完善之處，寄望就教於廣大的智慧高明者。

原典

夫真諦玄凝，法性①虛寂，而開物導俗，非言莫津。是以不二默酬②，會於義空之門；一音振辯③，應乎群有之境。